此庵講錄

上論講録

戴經碧問時習章大意蓋謂記書者取此事以冠兩論之首意必有所取義學至時習只見得苦處如何得有悅處既曰朋來何以又曰人不知先生曰苦處正是悅處朋來處就是人不知處若是人盡能知則天下盡朋也何以曰同聲而後應同氣而後求哉此無難辨獨問此章何以冠二論之首則起發卓絕吾賢只將兩論中論學之書如所云學之不厭忘食忘憂不遷不貳敏事慎言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

首節。能出得範圍否。又將兩論中論友之書。如直諒多聞。會友輔仁。事賢友仁。忠告善交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次節。能出得範圍否。復將兩論中論人不知之書。如所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將行將廢。皆命以主之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第三節。能出得範圍否。則知夫子設教杏壇。任他大之說到聖神功化。小之說到日用飲食。離不了一箇學字。此學不是公之同人。便是不能違之尋常俗士。除却此兩種別無學者着脚處。只觀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便是首

段註脚。鶴鳴子和。聲應氣求。便是次段註脚。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便是三段註脚。誠哉此一章書。不特可蓋二論之首。並可以該括六經中希聖希賢之學問也。經碧又曰。畢竟所學何事。時習何事。之字何指。先生曰。往曾對常孳字云。只是穿衣喫飯避事。孳字曰。果爾亦甚淺近矣。某曰。人只爲把穿衣喫飯。看得忒尋常了。所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賢今日之疑。與向來疑夫子者。幾同于禪容風流。絕不爲人說破。不知學者乎 曰。把這學字。看做

書本中事。不看做羹牆遜事。所以開卷時有學。掩卷時便無學。都是個誦讀而時習之。豈所云學而時習之也哉。不知學者自許爲聖賢。則自清晨櫛沐。以及脫屣安眠。無時不是學聖學賢遜事。自深談性道。以至禮樂射御書數。無一事不是學聖學賢之功。故夫子設教一生。從遊者三千。而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觀七十子身通六藝。便得列爲大賢。則知性道文章原不曾裂而爲兩。而夫子之所以教學。與七十子之所以學夫子。都明白了然。豈禪客所云必須自證始

得哉。覲微起問悅樂之分、朱子分內外。是否。且夫子云樂亦在中、不改其樂。此處何以不曰不亦樂乎。而曰不亦悅乎、先生曰。分中外者且不必、悅字對學與時習看。我去悅之也。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樂字、喜也。好也。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是也。樂則人已暢適。如夫子之喟然于曾點、合此章的悅樂兩字。纔完得孔顏樂處的樂字。知得孔顏樂處。纔曉得時習之可悅。朋來之可樂。切莫錯會。

高勵昌問曾子三省。大約以三者事屬尋常。何致勤

大賢之省察。且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
先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于尋常。
故不可不省。人只爲把這三者看做身外事。所以做
出許多欠缺。不知從自已身上。仔細一體認。從朝至
暮。除了此三者。還别有事麼。聖賢固學之本。只是主
忠信。夫子又常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可見忠
信兩字。是聖賢真實之學。人却不知就在謀人交友
之間。此處體認不真。便辜負師友不少。孔門第一章
論學。只重時習。則傳習豈是輕易事。只此三者。終身

跳不出。終日跳不出。安得不省。人只爲把這人字友字師字。放在心頭。不打轉在身上。所以不能猛醒。若心上無此三者之見。而一一打轉在自己身中。有不瞿瞿自警者鮮也。諸賢友求之身。立地便是曾氏子守約之學。

曹木忻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還是便志到矩上否。且學是學個什麼。若說志到矩上。則學到矩處便是止境了。假若夫子更進而八十。豈遂無別境乎。先生曰。訓詁家久有此言。謂夫子行年七十而追序從前

得力之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學問之無止境也如此。又遂謂所志何志。矩也。此俱不看活句之故。學問做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易之所謂環中而應。是神化的境界了。豈是易到得的。若謂此後再有進處。原非止極。則他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及可與立。未可與權以後。俱還有進步。樂與權。都非止極也。此只是說得好聽。而于聖人之旨未當。且云志到矩上。夫子當日便該說而志于矩。何以曰而志于學。且矩字是借來用的。其妙處不在矩而在從心所欲之不踰。

大凡人做功夫。豈是如今人立定一箇意思。求得當而便止的。所云志于學者。吾夫子在這時候。便知道吾人自合下來。無一事不是學得來的。千古聖賢的大道理。大事業。無一件不是可學而至的。所以決志去學。則自吾人穿衣喫飯。動靜云爲中。都是體認聖賢要緊處。那一時一事是放得過的。所以曰志于學。若必曰夫子所學何事。不是思量到矩上。墮訓詁之迂。則是謂夫子學處。原不曾說破。如禪家摸索在語言文字之外了。豈吾夫子之學哉。立者三十以前。徒

有此志却自家植立不起到此則此志屹然獨立矣此志不能立則事物尚不來搖撼此志一立則搖撼者日至到此方能遇事即了遇物即達無復能搖惑我者雖然如此却是在事物上打疊得通透而不能直達夫物與無妄之本源又進而到此方知平日事物上通透無礙處原是天命來恰恰如此夫子到此只覺得渾身上是個天命流行於穆不已所以再進而六十便能聲入心通無所違逆耳順者只是鳥啼花落觸處莫非天倪耳順兩字是夫子文法字法之

妙。非是耳順目不順之謂。若必在耳字上作活計。則又要走在那耳根圓通上去矣。立者。見有事。不惑者。知有理。知命者。事不歧于理。耳順者。理旁通于事。到得從心所欲。則仍只見有事。因事付事。無一非此理之完固。學問到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前此認定聖賢。自家不敢輕動一念。此時則無念不是與天命同流。無念不是與聖賢同體。所以直曰所欲。並不諱言欲也。孟夫子每言規矩。而大學彙論。則單言矩而不言規。何也。孟子每在器用上來比量說。學論則借字

用也。若借到規字上。則圓處多而方處少。聖賢教人。無方處多而圓處少。說到從心所欲。則易涉于圓。却在不踰矩。仍舊不失方的意思。明此益可以得吾人自治之學矣。今日學者。只須看夫子一箇大聖人學問必待因年而進。而今人把吾夫子進學之年。不付之名利。則付之聲色。此道之所以不明。而人之所以不古也。悲夫。

史中黃問子游問孝章。大意蓋爲幹旋養犬馬無別。先生曰。聖賢教人。不說到極傷心處。不足發人深省。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到違禽獸不遠。還與作得箇人。養親者至與養犬馬無別。還冉得箇人子。人能常提此念。放在心頭。真是芒刺在背。欲少寬一念之敬而不可得。學者莫只自巳欺顢頇。謂我實能敬。此念若不出于誠然。即使賢者亦不能免。只觀孟子所云曾子之養志。曾元之養口體。便知此道之難。便知聖賢教人。真是極痛切。極刻毒。須知三代以後。莫說求敬養者不可易得。即求箇能養者。亦不多得。諸

賢體勘自身。也有與父母同堂具慶者。也有違父母而遠遊者。同堂共慶。方飲且食于父母。何日是自已養父母之時。違父母而遠遊。則甘旨缺然。果能拜君之食而思遺父母以羹否。果能如仲由之負米南遊而生慨否。此時容易忽畧過去。將來必有樹欲靜而風不寧之悲。諸賢切莫草草。故夫子與門弟子言孝。最能發人深省者。惟此章與父母惟其疾之憂人莫把這惟疾之憂看做未成人以前之事。父母養子一念眞是眼光一日未墜。憐惜兒子之念一日不肯少

休。其有七十四歲之老毋。日對四十六歲之不肖子。心心念念。惟恐其少有寒暑之不調。晨起問安。而老毋必問及不肖。間有向左右服役殷勤問及不肖子者。爲人子者。如何肯體貼此一念。克此一念。豈特寒暑風濕之不齊。方謂之疾。卽平日一舉一動之不慎。亦必致遺父毋以憂。故曾氏子臨淵履氷。至易簀方知幸免。朱仲晦看到而今而後四字。直下箇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眞正善得聖賢之心。孟夫子斷之曰。守身守之本也。諸賢常體此念。則知守身之爲孝。

諸賢常存養犬馬之一念則當夫能養之時必須如許世子之侍疾曾氏子之養志當夫飲且食于父母及違父母而遠遊時刻不放開箇養字時刻不放開個敬字就是身體力行的眞實學問豈待遠求哉先生講此章時座中有流涕不止者先生曰于此足知性善克此可以明善陸子靜鵞湖講喻義一章亦無甚深遠之論只是將喻利者說到那功名念熱上滿座爲之揮泪講畢朱仲晦長跽以謝曰熹生平學問實實未曾看到此處至今以爲美談諸友幸無忽却

此曰。

曹木忻問退而省其私。謂是燕居獨處否。先生曰。謂是燕居獨處。夫子好生信回不過謂是相對坐談之頃。退藏于密之地。夫子一面與他言。一面又要省察他密處。則其待回太薄。而自處亦覺甚勞。此皆過泥文意。而不達語氣。須知此是夫子極得意于回。而極口稱美之語。語氣甚閒。只開口兩句說盡。如今日有個極得意的學者。那先生見得他善于領會。遂說道此人不違如愚。若是去退而省其私。他却亦足以發。這

樣看起來。此生不愚。豈其愚哉。其所云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想當然之辭。非眞有箇私。眞去省察他也。若不如此理會。而必曰有個私。試問回之所發者。是何旨意。不傳也。故此書傳而子之與回言者。及回之足以發者不傳。非秘而不傳也。聖賢面面訴證。各不曾筆之于記載。而旁文無紀錄者。從何處傳起。故知拈此書而推原想像。要替夫子言字下作註脚。皆非善看書者也。何不打轉在自家身上。去看當日顏子在夫子前是如此。我若設身處之。能如此否。便有

自家警策之意。看來只是不肯愚、又生怕在師友前、像了個愚者、却不知愚字絕妙。大受用。大解悟、止在此。故曰不安于愚、是學者大病。

李萬咸問由誨女知之乎。大意問兩爲字。還是自認語、還是着功夫語、先生曰。此是直指吾人良知本體。全不涉功夫。兩爲字是自家檢別得歷歷分明、不敢自欺處、吾儒良知本體、以之照物、則妍媸立辨、以之自照、則分數悉陳、不到得十分燎然、自家信得過去。豈敢自認爲知之、其或有強認爲知處、只是個自欺、

若使不肯自欺即此自家撿別得分明處便是此點靈明不受一毫障蔽所以謂之良知也姚江從此看得良知本體人人具足只欠一致字其亦于此看得此點靈明直用到不敢自己欺處便爲擇善便爲知止便是致知所以敎人先明善明得的是萬善之同源即明不及的亦原不得此同源之極但不必自欺久久自然了徹故夫子曰是知也

范素民問子張十世可知大意蓋爲斡旋繼周一語又疑子張爲卜氣運之修短而發先生曰世儒看大

子近于私看子張近于淺故泥或繼二字曲為斡旋又將子張看做讖緯術數上着精神夫子却將箇禮字來救正不知聖賢皆有修明禮教之意子張見得周末文勝曠觀千載江河日下世運遷流無所止極將來氣運莫說一二世就是十世也是看得見的了故曰可知也世儒都將也字看作乎字無惟乎泥在求前知一邊夫子對他說世運如江河雖然愈趨愈下所恃以砥柱狂瀾者猶幸有此禮殷能革夏之命不能革夏之禮周能革殷之命不能革殷之禮過不

及處可以容人損益。故可考而知。至于損益到不得處。卽兩代聖人。不得不因。可見此禮在天地間。眞是一日離他不得。卽使文勝于質。究竟文亦範圍于禮中。只觀春秋何等時。臣弑君。子弑父。似乎三綱缺。五常滅。而究竟亂臣賊子。難逃斧鉞之誅。九鼎空名。猶在諸侯之上。非此禮之維繫而何。上觀三代。下觀千載。或有繼周而王。雖百世亦可知。豈但十世哉可見學者。不問世道如何汙隆。氣運如何升降。只是以修明禮教爲已任。行之一家。則爲一家之禮。行之一鄉。

則爲一鄉之禮。一旦朝廷曲把禮教。自然首問講禮之儒。豈可曰議禮者天子之事。典禮者宗伯之職。而姑疑之禮失而求諸野哉。高平子問曰。既然禮可以輓回氣運。何以又說禮後乎。先生曰。有禮前之禮。有禮後之禮。禮後之禮。禮文也。損益到得的。故聽世運爲升降。禮前之禮。禮意也。損益到不得的。故能主持升降之世運。故曰。二代不得不因。百世俟之不惑。劉尊生問夏禮吾能言之。謂坊間有致慨于杞宋之不振者。有云重看幾個吾字。謂是夫子慨然以文獻

自任者未知所從。先生曰。若作帖括邊事。無不可者。但提衡當年時事。雖善不尊。豈得慨然自任。處時王之世。而慨想杞宋之振舉。聖賢亦必不其然。此書中意旨。却與郁郁乎文哉之意同。其旨原在言外。意若曰。我周監視二代而制禮。其所因所革。可考而知。原極要當。堪爲百世不改之制。而相沿者。浸失其意。遂使有心者。曠想于夏殷。不知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之文獻。不足以徵。假使若足。則吾便能徵。何必[illegible][illegible]然遠想。學者上觀千古。夏殷當年。非不極一代

之盛。而未免有今日之無徵。況乎生當明備之時。講究于夏殷損益之日。曾幾何時。而漸失文武成康之舊。爲文爲献。猶當急急講求。以無失當年郁郁之旨。此是大聖人輓回氣運于禮運的大關鍵。言外有幾幾乎。將來杞宋。就在目前。況乎江河愈趨愈下。自周而後。寧復望有三代。所以亟亟乎定禮定樂。爲萬世作個法程。此之謂前知。所以曰雖百世可知也。豈是第二箇人能得的。莫徒作一章書理會。

宋立方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豈非君子的仁。都是

爲名了。先生曰。昔人有云。三代而降。患不好名。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少哉。亦豈可易言哉。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是民不能名堯。至若堯成其個堯。便成了堯的名了。况此語原是反說的。重在仁。不重在名。名從仁上成。仁不從名上起。此心用在仁上。令聞廣譽。義問宣昭。名不可一日無。此心不用在仁上。即使有譽于天下。君子亦曰不虞。故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名不可一朝居也。吾賢欲從此書着眼。不要如從前說者。重看後段而畧首段。學問以求

仁爲主。若使寂守此心。把這仁字。當做深微玄妙之

旨。一遇盤根錯節。便有違處與不違處。要做聖賢。只

須打點精神。看十二時中。那一刻不是富貴貧賤。看

天下人。自聖人以至途人。那一個不在富貴貧賤中。

終食也離不了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亦離不了富貴

貧賤。除却富貴貧賤。別無吾人着脚處。除却欲惡。別

無吾人用心處。除却不處不去。別無吾人作工夫處。

人自三代以後。處富貴時。從道中看出無道來者少。

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處貧賤時。看出不以

其道而安之者頗多。心平氣和。要求個必有以致此困窮之故者却少。故不曰有道無道而曰不以其道。則知不處不去。還落在第二義。公私義利。只在以其道。不以其道之一時。此一時却如何認取。須知就在尋常欲惡上。聖賢原不遠于人情。處與去。只爲任情。不肯去求情所以在常人。只教得箇欲惡。以他原不曾用工夫。君子直教做去仁。以他平日工夫。都在學問上。學問都在仁上。此處一差。將平日講强恕講立達取譬。都放在一旁了。如何叫得箇君子。可見此處

一念不親切。平時學問。全無些子干涉。所以做君子的人。無一刻是雜用心處。雖極之造次顛沛。無刻不然。把天地間不齊之遇。都打轉到心上來。便有此心落脚處。直方曰。畢竟富貴貧賤是境遇。先生曰。吾人那一刻離了境遇。終食便是境遇。離境遇覓心體。覓工夫。一入境遇。本體工夫。便有多少合不着處。如何能無入而不自得。若曰離却境遇。别有可用心處。待吾賢離了境遇時。再與你說。曹木炘曰。既說箇道。如何又說箇仁。先生曰。道是總名。與富貴貧賤泰處的。

仁是不處不去的一念。是恭處那富貴貧賤的。陳百史先生曰。看書莫只究字義。要看立言者用心處。如宋直方之問。是見得爲善無近名。先生之答。直見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不是問答恰好對證處。先生曰。陸子靜義利公私之辭。當初亦未說到如何是義。如何是喻義。只將利字說到人身極易犯處。令人不可躲閃。所以聞者下淚。而朱文公亦謂我平日不曾看到此處。諸賢若不徒作講書會。只其前說三代以後。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便有如許警策

在。可悲可湊。亦正在此。諸友切莫錯會。
戴經碧問適莫比義之說。謂自古聖賢。如堯舜湯武
那一個是外得適莫的。如何纔是比義。先生曰。若去
了兩個無字。单提衡適莫。則從古聖賢。那個跳得出
這圈繢。天地間事。做到成功時。少不得不是適便是
莫。但看當初應事之時。還是有心。還是無心。凡事有
個自然恰好的道理。我但無心去執着他。因事付物。
絕無一些意必固我之念。行到適處也是義。行到莫
處也是義。若有一念執着。任他隨事度理。都成適莫

了。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都是義不是適莫義原不在適莫外。比之云者。如魚之比目而遊。折却一個便行不動。君子周身都是義。那一時一刻離了他來。故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此個義是極有斷制的。又是極能圓通的。惟圓通方顯得斷制。惟斷制纔叫得圓遜。故曰義者事之宜。看比字。先看兩無字。看無字。先看之于天下。此是君子大機大用。全是在用處看君子。學者做工夫。只要把一個無適無莫的無字。常放在胸中。自無意必固我之見。自能徙義故曰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木忻問吾道一以貫之。葢爲從前立論者。有謂忠恕即一貫。有謂忠恕二字。離不了一心。不知夫子當日所謂一貫者。實是何物之字實實何所指。先生曰。若謂忠恕是一貫。何以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若謂忠恕離不了一心。是又看許氏說文矣。大旨之錯。只爲將曾子忠恕二字。看作悟後語。又將一呼一唯。一唯一出。看作禪家棒喝機鋒印證語。所以將夫子活潑潑地一句書。死死捏作一貫兩字看。不知夫子設

教四十年。並不曾輕易許可一人。好學如顏子。只說得個其庶幾乎。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如此。其他可知。其所以呼參者。葢爲他資質魯鈍。求道之心最苦。半生精力。都用在之處。東摸西探。莽不得個靶柄。假使夫子早與他說破。必不得力。任他極力摸索。到得此時。方與他一句點出。說吾道一以貫之。都在理事相徇。作功夫處說。語意極圓通活變。並不曾指一是何物。貫又是何物。亦非如禪客風流。掃除一切。認定萬法歸一之理也。此時夫子如看迷路

人。指引他一直去。曾子此時。如岐道正迷。一聞指點。力悔前誤。擦起便行。所以唯夫子見他趨向既定。更有甚麽說的。所以便出。又豈禪客規模。撒手向外去。作把臂同行之隱語也哉。曾氏子因門人一問直覺得忠恕兩字。一生受用他不盡。前此日日在忠恕中。却拈他不出。今日一經提撥。直覺得夫子之道。莫切近于此。依舊在功夫一邊說。連夫子所謂吾道。曾子所謂夫子之道。都如所云大學之道的道字。非指斯道之本體而言也。只觀他日對多學而識之子貢。亦

下此語則知聖門惟有二賢下得此服藥其他用不着也戴巖举曰何以先不與他說破先生曰此之謂善誘人惟顏子爲能覷破乃知聖賢敎人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都是誘他向前去如以一物誘孩子學步少不得一步步移了去到得力量能自已游行方知慈父慈母之憐兒設盡許多方便從古迄今那一個不是被人誘的故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曹木忻問君子喻于義謂先儒有深嗜篤好兩解先

生曰。若將四字解喻字。是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吾謂只看四體不言而喻。與所藏不恕而能喻諸人兩個喻字。亦解作深嗜篤好。可乎。朱註猶曉也三字絕妙。君子胸中乾乾淨淨。只曉得箇義。小人心中不能乾淨。只曉得箇利。所謂利者。亦非单指到財帛上。所謂小人。亦非单指着貪贓之鄙夫。天地間只有此義。君子于大本領處認得眞。有時做到利天下。利萬世。無事不占便益。却都是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義。所爲正其誼不謀其利是也。小人于本領處認不眞。即有

時做到希聖處。希賢處。一舉一動。都明明要取義。而其實着着都要討便益。所以彼自見以為義。而聖賢則見其為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利故也。學者做工夫。此處最要明了。預先一眼覷定。直將此身安放在甚麼處。如安頓在君子一派。還你無處不是義。若不然。無徃而非利也。然放在君子一派。豈是你硬硬推進得去的。只將大本大源處。直截了當。拼一副必為聖賢之志。而後可為聖賢。陸子靜。白鹿洞說此書後。人謂只說得儒者病痛。不曾一字說着此書。卻不然

他字字是敎人做君子。念頭一錯。便做到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幾希之間而已。可不愼歟。可不明善以爲誠身之本歟。

鄰氷滌問德不孤。大約謂天地間。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亦有小人之黨。德自然是不孤的。夫子何以言此。先生曰。若使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該有君子。那得有小人。凡爲君子之志不堅。爲君子之力不猛。都只看得這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服安神定志之藥。說個德不孤必有鄰。氷滌曰。又如何見得不孤。先

生曰。天下極不肖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念萌動。所爲清夜自思。平旦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閒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見得不孤。水滌曰。這等說。便是無人無德了。先生曰。不然。小人只那一時。那一刻見得如此。過此一念。畢竟是小人。其曰不孤云者。同之之辭也。必有鄰者。隘之之辭也。惟其隘。所以僅曰不孤。無怪乎天下之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只可惜小人這一念。是聖賢全體發露。而自取牿亡。隘我芳鄰耳。可不爲之嘆息。

秦正公問子使漆雕開仕。還是因他有可仕之材。還是如家語所云年長且貧之說。先生曰。若是因他材可出仕。則七十子都不如他。而由果求藝等輩。豈盡不可使乎。若謂年長且貧。則七十子中。未必無長且貧于開者。此俱不看全書血脈之故。須知紀魯論者記此書。非紀使開之仕。紀開未能信之一言也。想夫子當年。使人仕者儘多。而開獨有此一言。真足動夫子之色喜。所以記之。如何不在此處着眼。而向使開仕活計也。有一友問斯字之旨。先生曰。可惟看書者

不平實商量聖賢的言語。凡遇斯字。與在中字。便要很啞謎一般去猜。都爲禪客家有不說破三字。不知吾儒絕不作影響語。只觀無行不語。何嘗有不肯說破之事。大凡斯字。與在中字。都就在本章語氣文法上領會便了。

胡保寧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先生曰。文章朱子訓作威儀文辭。便見到無行不與處。子貢說到此。亦早看到無行不與處。爲他平日一向求夫子以言。却不知周身舉動。無一處

是到得這一日方見得夫子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之間都是文章文者如文人之文章者如斐然成章之章說做動靜語默學者還有着眼不着眼處把來皆作文章則夫子滿盤托出都在學者見前盡人皆可聞若不于此處認取夫子只要在言論上去求夫子就是終日與你言性終日與你言天道還管一字也不可得而聞何也學者從事于夫子那一個胸中不曉得個性與天道那一個做工夫不要在性與天道上着脚却不知此個物事是說向人不得的縱使

立言者。披肝露膽。說將出來極明白。極通顯。而聽者終是愈聽愈疑。愈疑愈不明顯。直覺得越說越晦了。如何可得而聞。故某嘗曰。爲文章。爲性與天道。都是學者分別知見。可得聞不可得聞。亦是從學者得力與不得力處分別起見。在夫子只是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便了。此子貢反約之一時。當在與聞非也予一以貫之之後。吾賢此處覷看。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當自有悟入也。

李萬咸問子路有聞。大約爲紀錄論者。原是取子路

之勇于行。而夫子曰有父兄在。又似不許其勇行者。豈聖賢所見。如此其不同乎。先生曰。夫子是因子路來問。故與他對症下藥。故曰。由也兼人。故退之。至于記彙論者。則止見仲由一派勇行的力量。眞是人所難及。說此書者。先要看一有字。學者是處留心。隨地皆可體認。此個聞性。直與無行不與。覿面相承。若使聞性現前。目前花落鳥啼。都成妙義。假使聞性不能開豁。即同堂講頌。如風過踈籬。管取毫無干涉。此處說未之能行。不是虛心攬物。天地間物理相徇。不留

心去行。便覺得從容暇豫。若實實體認將來。即終日行。終身行。何曾有行得了。住得足的時節。此聖賢立言。所以不日敏于行。則日先行。日恥躬之不逮。惟恐云者。不是將後來之恐。勉前此之聞。只是當下懸懸求行之心。惟恐將從前得意之事。向從容暇豫處。輕輕放過了。何以發付繼此而聞者耶。學者若是常常將子路這副心腸。閣在眉毛下。何愁做不出個聖賢。然要須平日眼光明亮。若眼光不明。可聞處都辨不出。如何謂之有聞。故人知子路聞後之心。不可幾及。

吾獨謂子路闇前之心。非尋常人所能及也。此陽明所以要致知。其所以要明善。

淮玉驪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還有違仁的時候否。不然。何以直曰三月。若謂三月是時序之一小變。畢竟是有程限的日子。豈顏氏子猶未做到純仁的田地乎。先生曰。三月二字。對下邊日月字下的。爲其餘是或日或月。便覺得顏氏子如此其久。若非爲日月至三字。則三月兩字。可不必下。三月只是言其最久。非三月後便把捉不定之謂也。若使把

不定。縱使他三月。也少不得笑做日月至。豈所云不違也哉。其常對學者言。顏子只爲認得此心之外無仁。故直守此心。而仁體完滿具足。所以不特有仁字。並有個心字。諸子只爲心外覓仁。故有時覓得着。亦有時覓不着。所以日日月至。故夫子口中。不特沒心字。連仁字也不下了。諸子如客覓行臺。去來不得常主。顏子則如自己坐在家裡。那裡肯一日離了堂奥的時節。諸賢切須自會本心是萬物同體的主宰。管教與顏氏子。把手同行。若從心外覓仁。還管摸不着

一個仁字的註脚明此之謂明善費毀卿問既謂之儒何以又說小人既曰小人便不得謂之儒了陳百史先生曰也少不得要此一問先生曰小人也不是等閒的從做學問處見得天地民物皆我性分中事便見得極大便是君子若從天地民物上做學問却處處只管照顧自已守經而不能行權得體而不能達用便見得小了便謂之小人所以體欲其全而後能用盡其大學者全體不能畢舉則大用不能見前子夏篤信謹守只爲所見不大學

者只看聖門如子夏。夫子尚吃緊與他辨君子小人。則知爲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爭正不在多。今日與諸賢商量。作功夫。刻刻不要把天地民物放開了。所以夫子處春秋之時。栖栖皇皇。三月無君則弔。及至世無用我。而直任天子之事于筆削之間。取前聖垂世之書。刪定贊修而不輟。只爲他見得極大。東百史。先生曰。別處說君子小人。都是判然兩開的。此處却同是一儒字。必須先生下一二語。使學者了然纔妙。先生曰。別處是分別君子小人的界限。此處是就

爲儒者之器局而言。別處是閒閒提衡箇君子小人。
此處是與子夏下對症鍼砭之藥。
李萬咸問知者樂水章。將仁知分作六段。而註疏中
遂有分情體效三種者。畢竟如何。先生曰。將動靜二
字作體。已自不是。猶醜是箇效字。夫子滿腔中。是箇
知仁。不覺爲他閒閒點綴出許多佳話。當年卽要說
仁者樂水。知者樂山。亦自使得其所爲樂水樂山者。
非一味要去那水邊山下。各尋生意。亦非見山便沒
趣。見水便不怡。只爲他胸中明皎皎的。不受一毫渣

滓。與水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孤峰。依舊樹影山光。都是天機流蕩。故曰樂水。仁者胸中。安安妥妥地。不受一埃搖撼。與山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川流。依然淨靜無波。都是天機澄湛。故曰樂山。何也。為他一個是動的。一個是靜的。究竟動中未嘗無主靜之意在。舍靜以言動。動便是躁妄。靜中未嘗無流動之意在。離動以言靜。靜便是枯槁。所以一個生趣滿前。即在可憂可懼之中。而快然自得之理具足。一箇生意滿腔。即在朝聞夕死之時。而與天地同悠久之理具足。總

之聖賢言語。要看得活。莫看得死。只觀仁知兩者。豈不是天地間。純粹以精的人。而畢竟山水動靜仁壽。各從其性。是知道夫子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爲他學問非不純粹以精。終不免分道之一體。學問做到這田地。尚不免分仁分知。今人連仁知的邊岸。尚未夢見在。而便自逐于山情水意之中。妄談動靜。妄求樂壽。不亦可哀哉。信乎善之不可不明也。

高平子問博施濟衆。夫子說堯舜猶病。是言仁如此

其難。後說立人達人。就在欲立欲達。豈不是言仁又如此其易。先生曰。仁原至易。人求之難。仁原最近。人求之遠。首段非病仁之難。病博施濟衆之難也。乎子曰。欲立欲達。如何便能立人達人。先生曰。此節全沒工夫。是槩論仁者之全體大用如此。工夫在能近取譬四字。近者巳也。欲也。近取巳之欲是如此。便譬之人的欲也是如此。此孟子曰强恕也。曰求仁莫近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也。故曰。可謂仁之方也。李邁咸曰。立達兩字何解。

先生曰。立也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自己立身。此夫子所以曰三十而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學者舍卻天地萬物。從何處立身。舍卻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卽生于天地之間。都是一團戾氣。與禽獸何異。達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孟子之所謂無他。達之天下。中庸之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皆此物此志也。吾人在天地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一副生生之意。誰人不要植立得住。推此一念。人與我。眞是一體聯屬。眞如通身血脈。欲他流通。不欲他壅滯。一

處壅滯。便不能通達。學者只爲不覷到這裡。便不能強恕。所謂不明。如何能誠。卽使有志于聖賢。便要走到博施濟衆上。極難極遠處了。如何能得那萬善同源之極。所以學者務先明善。

王宜生問德與仁如何分別。序游藝于依仁之後。將藝看得恁般輕。何以孔門依仁者少。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先生曰。若問分別。不特德與仁有分別。連道與德亦有分別。若說無分別。不特道與德無分別。連德與仁亦無分別。其曰分別者。道散于萬事萬物。

德體備于己。仁醲釀于心。其曰無分別者。萬事萬物。莫不有個當然之理。以其一舉一動。踏着便是。如大路然。則曰道。以其一舉一動。日用持循。非此便無主宰。則曰德。以其各還以所當然。萬事萬物。都從此遂生復性。則曰仁。其實總是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特道字說得廣大。德字仁字。說得精微。道字是德仁的統體。德是以此道守之于己。仁是以此道純之于心。志即夫子十五而志于學。據是立與不惑知命耳順的境界。依仁游藝。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游藝

若水流物生。莫非天趣。鳥啼花落。總是天機。可以吟風弄月而歸。可以會吾與點也之意。此正是道德仁。眞實親切受用。絕不復作迂腐道學。束手縛脚。一步不敢動作的局面。工夫到此。纔是眞正理學。纔是眞正做聖賢。只觀夫子與人歌而和。與點春風沂水。何等不自在。何等不受用。不似腐道學。憾得唱曲兒便像污了他的耳。此伊川所以惡明道席頭之妓。王陽明看到夫子與點處。便說伊川到此。少不得要罵起來。可見聖賢學問。原有這一步游行自在的受用。豈

與七十子之通藝同耳語哉。

李萬咸問仁遠乎哉。先生曰。會得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便知道此書落處。欲仁斯仁至。夫何遠之有。高平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至。可見仁原不遠。先生曰。顏氏子之于仁。可謂不遠。其餘則求之遠在何也。顏子卽心卽仁。所謂欲仁仁至。其餘心外覔仁。所以有到得仁上處。有到不得仁上處。故曰求之于遠。萬咸曰。何以欲便能至。先生曰。某之所謂欲。非吾賢之所謂欲。某之所謂至。非吾賢之所謂至。

吾賢將欲字看作好樂。至字看作來復。假若天地間。有個仁可好樂便去扳援歆羡了。有個仁體來復。便原非取携自我了。終是向外馳求。是孔門諸子的學問非顏氏子學問。其所謂欲則指理欲之欲言。其所謂至則指至極之至言。人從天命後。性都落在喜怒哀樂邊其未發者。但未發耳。情從此生。便謂之欲。此欲用在自私自利上。便不仁。用在萬物備我上。便仁了。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欲便無不仁。夫子之所謂不踰矩也。此欲不仁。即勉強求仁。有時到得仁上。終

是有分量的。此欲既仁則仁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此心是沒分量的。這仁也就是沒限量的了。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曰首句遠字。與起末句至字。此尋行數墨之學。非夫子立言本旨。亦不便于學者作工夫。吾人明善不真。終日說理說欲。都同說夢。若明善親切。欲便是理。是將欲去作出理來。就是真正聖賢。非天地間別有個理。爲作聖作賢之階也。故曰學者先明善。

方禹狩問民可使由。恰像不要民知的。豈不是愚百

姆了。先生曰。此是就民身上說的。兩使字。不是着力語。緊跟可字來。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此可使由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此不可使知之也。若可使知之。便是君子。便是聖賢。豈徒曰民哉。吾賢只觀終日由。終身由。由處與聖賢無二。而究竟不免于凡民者。只爲知體不能見前。此姚江所以教人致知。其所[illegible]教人明善。到得今日。莫說知之者少。即由之者。亦[illegible]得。若使人盡能由。夫子何以說誰能出不由

民何莫由斯道也。哀哉。

吳份仲問固天縱之將聖。大意謂既說固字。如何又說將字。固者决辭。將者疑辭。豈子貢亦見之未定歟。

先生曰。學者只爲視子貢太高。故作此疑。子貢平日若真知確見。認得夫子是箇聖人。必不背敵而來說箇夫子聖矣乎。此書在太宰心中。認定多能爲聖。譬之此身在桎梏中。不能自解。子貢乃不與他悉悉解脫。却又與他添上一重桎梏。說道又多能也。子貢之病。不在上句。却在下句。固字對又字說。不對將字說。

則知子貢錯處。不在將字。却在又字。夫子問得如此。直覺得子貢忒不啣嚼。如何能使太宰豁然自釋。所以直下喚醒他。說箇太宰知我乎。旋即指出多能的緣故。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又直陳出自己脚色。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段說話。不特使太宰靡然自返。識平日測聖之非。尤能使子貢如冷水澆背。頓曉立言之誤。又不惟使太宰子貢在局中者。曉然于夫子之不貴多。並能使旁觀者。立見夫子于無行不與之地。故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夫子不幾乎

貨而呼太宰。太似放問誤投藥餌之庸醫。直向病人猛下鍼砭。子貢未去多之夙智。大似刻舟求寳劍。而琴牢猛悟子之夙言。則酷似望氣識豐城者也。覲徵曰。果爾。何以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智足以知聖人。先生曰。直就他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生民莫違處。見他知聖之智。若不看出他們差別。則朽木不可雕。糞土不可圬。與短喪之不仁。豈是智足知聖者之事。而賢于堯舜之一言。則非智足以知聖者。不能道也。故知子貢之對太宰。必在未聞一貫。及得聞性與天道以

前此淺深之所以不同處也。

蕺巖年問曰。先生曾謂夫子不曾輕易許可人。曾氏子亦不得作悟後語。然則顏子喟然之歎。亦不得作悟後乎。先生曰。只爲他做到那欲罷不能處。才竭而卓立見前。此之力量竭盡無餘。從此之欲從。又末由已。不覺得喟然發歎。形容到仰鑽瞻忽處。而始信夫子之循循善誘也。從約看博。博處是誘。從禮看文。文處是誘。到得欲罷不能。吾才旣竭。連約禮亦是誘我耳。纔現得一箇面目。如有所立。及至欲從。却又由不

得我。不違這如有所立者並爲誘我之物乎。巖伞曰。畢竟孔顏地位何如。先生曰只將從心所欲不踰矩。對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知孔顏分別何也。爲他一箇是從心。一箇是將心去從那卓然如立之物事

所謂有這個在。巖伞曰。然則孔顏曾思孟若何。先生曰。夫子爲道源所從出體備帝王。周身是個天地顏曾未見全聖之體。然涵養自是純粹。子輿立見全聖之體。而涵養純粹。不逮顏曾。子思子見足以開子輿而純粹過半。總之夫子之聖。是親自做到那裡。顏曾

是極力求到那裡。思孟則已親見到那裡。而非親做到那裡。故俱謂之大賢。又如宋明諸大儒。非不有直窺到孔孟淵源處。直發揮到孔孟淵源處。而涵養力量。豈遂得謂之做到孔顏處乎。

費殿卿問子在川上。所云逝者二字。還是歎水。還是別有會心。先生曰。學者大本未明。無惟處處穿鑿。如一切在中字面。便要歸到心上去。一切斯字。此字。便要歸到極玄極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上去。又如此章之所云逝者。遂謂夫子別有所指。不過借水以發明

此之謂泥聖愈深。則求聖愈遠。大非吾夫子平實商量。易簡而理得的學問。須知大聖人胸中。活潑潑地。隨處都是這一着。子偶在川上。看見水。水便是這一着。子不覺喟然發歎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水便是說水。何曾又別想到甚氣化流行。同此運行于不息。如後儒許多節外生枝之說話也哉。不曾想到微妙處。而微妙之旨。却就在水上流出。夫子就水言水。而不覺微妙之旨。亦隨言流出。故謂讀夫子此書而別有會心則可。謂夫子當日因川上之水而別有

會心則不可。以其求夫子太迂。非大聖人活潑潑地之本旨也。只看孟夫子因徐子之問而想到源泉有本。便知道讀聖賢書者。當別有會心之妙。

雷雨若問共學一章。還有次第否。先生曰。吾友看來。畢竟還有次第否。雨若曰。像是沒有次第。先生曰。試以十五志學一章。配此章看。學是學了。志字中有適道之意在。立便是立了。後面都是權的事。若使無次第。在先師分中。何以必須因年而進。須知悟與證。原是兩事。悟可以徹首徹尾。一刻了當。證須是一步一

脚。着實踏將去。悟是致知一邊事。證是力行一邊事。
知行合一者。以見不行不叫做知。縱知亦是光影。非
謂知了便是行。此孟夫子始終條理之說。爲極得聖
知之解也。權字有看作通立之窮者。此是權字的後
半分。與經字對的。前半分。乃是權然後知輕重之權。
銖兩分明。方能通權達變。學者到此。若不是這個權
衡在手。管取都要走在毫釐之差處。看到此。連執中
無權的權字。也要作權衡看。方于執中有合。不然夫
子到七十時。只消說個從心所欲便了。何以必曰不

逾矩。